

刘新昌

种树不为果

傍晚,送女儿去练钢琴,路过某酒店时,恰巧碰到同事娜姐。她焦急盼望的样子,看得出是在等人。她儿子小刚背着个大大的书包,站在她身后,脸上明显的不悦。

“等人?”我问。“是的,你干啥去?”娜姐心不在焉地回答。“带女儿去练钢琴啊。快叫阿姨。”我拉了拉女儿的手,六岁的女儿甜甜地叫了声阿姨好。

娜姐夸了声女儿,转过头对我说:“你不知道吗?现在练钢琴没用了,不能作为特长为考学加分了。我儿子去年钢琴过了八级,我都没让他练了。这不,今晚请老师吃饭,想咨询一下哪些特长能加分呢。”

说实在的,我能理解娜姐的想法,现在很多人做事是直奔目的而去的,花钱又花时间,如果学些“无用”的东西,他们的世界观是不能容忍的。

但我让女儿学钢琴,真心不是为她在考试上加分用的,更没指望她以后能成为钢琴演奏家,我只希望女儿在练习钢琴的时候,能感受到音乐的美好,能够开心快乐,这就够了。

这几年,尽管有点忙,但每到周末,我仍会挤出一点时间来写作,从没间断过。

上周,几个多年未见的发小“组团”来长沙游玩,陪吃陪喝陪玩两三天,该看的景点、该喝的大酒、该玩的娱乐全都玩遍了。

第三天晚餐过后,大家都已疲惫不堪,但还是有人提议搓麻将。眼看周末就要Over,我说:“既然大家

都累了,要不就散了吧,我还有篇稿子没写完呢。”

发小们一听我要写稿子,立马来了精神,集体围攻:“你写文章很赚钱吧?”“一篇文章不值你们一包烟钱。”发小中有两位是小有成就的老板,财大气粗得很,我如实回答。“不是为了钱,那你这么努力,是为了成名成家?”他们“穷追猛打”。我笑笑:“咱没那个潜质,就是一个爱好罢了。”“那有什么玩的,冥思苦想、搜肠刮肚一千字,不如麻将桌上放一炮,何苦呢?”

是的,如果用金钱衡量,这个爱好大可不必有。但是,我想,不是每个人都是为了追求名利才拼命努力的,至少于我而言,只有端坐在书桌前写作的时候,我才是最快乐和自由的,我的内心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充盈与宁静。

我的老家邵阳隆回,地处丘陵地带,山上山下都住着人家。我家住在半山腰上,屋旁有一口井,井水清冽甘甜,一年四季,泉涌不断,用塑胶管一引,我家就有了“自来水”。

几年前,天旱得厉害,山上山下的井都干了,只有我家旁的井还在汩汩冒着清泉,于是大家都来我家挑水。父亲见状,请来了县里的地质勘探人员,对我家旁的井眼进行勘探。勘探队员勘探后发现,井与一条暗河相连,泉水绝不会断流,从水的流量上看,能保证我们村两个组的供应量。于是,父亲决定给两个组安装自来水。

那年夏天,我回老家,看到父亲日夜为此事操劳,费钱费力,心力憔悴,我问父亲:“我们家又不缺水,别人也没要你这样做,你这样操劳是何苦?”

父亲说:“我们家是不缺水,可你发现没有,现在壮劳力都出去打工去了,留在村里的基本上是些老弱病残,能为他们做点事,我感到快乐和舒坦。农村里有句谚语叫种树不为果,一个人太追求回报,就很难感受到快乐和幸福的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,我忽然觉得他好像一个哲人。

工作照

唐锦荣

父亲喜欢收藏照片,在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中,父亲1949年12月在广西柳州照的老照片,历史最为悠久。

端详父亲这张老照片,我对妈说,爸照这张照片时看上去一脸严肃,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。

1949年11月柳州解放,你爸高兴还来不及,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!母亲说,这年年底,你爸到“柳北库”(铁路仓库)工作,这张老照片是你爸办工作证时照的。照这张照片时,你爸其实是乐滋滋的,只是严肃惯了,脸上看不出来而已。

父亲这张老照片,这时像开启母亲记忆之门的钥匙——

1947年,衡阳闹饥荒,这年我和你爸在柳州谋生,我在卷烟厂卷烟,你爸在铁匠铺打铁。一天早上,你爸过柳江浮桥时,钱被贼扒了,下午到卷烟厂找我“帮忙”,又怕老板看见,在窗外转来转去。我隔窗看见,出来问:什么事?你爸说过浮桥时不小心钱被贼扒了。我问吃中饭了没有?你爸摇摇头,说早饭还没吃。

我听了很生气,说天下乌鸦一般黑,天下老板不一样。我们卷烟厂刘老板,长沙人,不但是湖南老乡,还是湖南会馆的馆长(当年广西不少地方有湖南会馆,在广西谋生的湖南人遇到困难时,找会馆会得到周济)。我身上没钱,找刘老板“预支”了两块大洋,正要离开,刘老板问我:你先生之前在衡阳是干什么的?我说,他在米铺管过账。刘老板笑吟吟地说:正好正好,我现在正好缺个会打算盘的,叫你先生莫在铁匠铺打铁了,问你先生愿不愿意帮忙?

从刘老板办公室出来,我问你爸愿意帮刘老板忙不?你爸说:这可是打着灯笼无处找的好事呀,谢谢还来不及,哪有不愿意的道理!就这样,你爸也进了卷烟厂。

转眼到了1949年11月,柳州解放了。柳州解放不久,刘老板问你爸:愿到“柳北库”工作不?你爸说,刘老板帮了我们大忙,我这时离开卷烟厂到“柳北库”不好意思呀。刘老板乐呵呵地说: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,当初我是看你们一个在柳南一个在柳北,奔波往返不容易,才把你喊来帮忙的(后来我们才知道好心的刘老板是地下党的,当卷烟厂老板和湖南会馆馆长,是利用身份做秘密工作)。

刘老板继而对你爸说,现在解放了,到处需要有文化的人,你在我这小小的卷烟厂是浪费,“柳北库”现在需要能写会算的,你去考考看,考上了,到那里上班,考不上,仍回我们卷烟厂。

就这样,父亲考取了,办工作证时,照了这张相。听妈一席话,我由衷感到:父亲这张老照片,宛如收藏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。

保洁员之死

杨素凤

确信在我校当过保洁员的小W跳湖身亡的消息,我五味杂陈。调入这个学校整整30年了,以前的保洁员是谁?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?是我当班主任忙,没时间顾及,还是我的记忆短路了?

只记得10年前本组周老师去世后,他夫人因下岗家庭困难,学校人性化,照顾她在学校打扫卫生,顺带捡拾学生丢弃的饮料瓶子。她干了好多年,常见她带着塑胶手套,打扫厕所,提着纤维袋子,捡瓶子。运动会期间,她穿梭在学生群中。后来,她身体不好,再加上已到了退休年龄,能拿退休工资了,她就辞了这份临时工,推荐了和她一个小区的小W。

教学楼厕所卫生有另一个保洁员,小W只负责打扫教工楼卫生。她有1.65米,身体瘦削,但身材挺拔,五官清秀,齐耳短发。我曾和她开玩笑说她是魔鬼身材,顶个抹布都耐看。但她看上去不怎么开心,脸上是忧郁和愁容,身体可能也不大好吧,手常常捂在胸口,病西施模样,干活时干干停停,厕所卫生有时也收拾得不怎么干净,厕纸不及时清理。我们办公室的美女们腹诽她,说她是怕怂。

听本组张老师讲,保洁员是黄河南边下河沿人,娘家家世还是不错的,工人出身。1980年代,下河沿地区有很多厂矿企业,曾经红红火火,港台歌曲、服饰最早在这里风靡流行,厂矿子弟优越感很强,大都不努力学习,父母退休后,直接顶替上班。

小W就是这类人,长相滋润美艳,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,在家里呆了一年

后,就当上了工人,成为很多男青年追求的目标。据说还有人为她打架,不到25岁,她已成为两个女孩的妈妈。老大不到10岁时,因丈夫赌博等原因,两人离婚,老大判给了丈夫,老二跟她生活。

花无百日红。后来随着国内大气候的影响,企业不景气,停产、倒闭,职工下岗、分流、再就业。小W下岗后,重新找过许多工作,但因文化水平不高,身体又病病叽叽,工作大都没有干长久。后来经周老师夫人引荐,到我校当了保洁员。

保洁员工作低微,工资低廉,苦脏累,还被人瞧不起。她要拖教师办公楼楼道、楼梯,清扫厕所。办公楼一共四层,男女八个卫生间,要把里面的厕纸用纤维袋子及时倒掉,便池污渍用刷子清洗干净。我们办公室在二楼,我提开水时看她打扫卫生,有时就和她拉呱上几句。她身体好的时候,干活有劲,厕所便池干干净净,纸篓里的厕纸倒得也及时。如果楼道脏兮兮的、厕所不干净,那肯定是她病了。

2015年五六月份,我因一些原因,请假没有上班。秋季开学,她见了我,拉住我的手,亲人般关切地询问:杨老师,好长时间不见了,你好着吧?咋这么瘦啊?

我苦笑:好着呢,好着呢,谢谢你啊。

那一刻,我差点流出了眼泪,差点就想诉一下衷肠,但硬忍住了,因为我上班前告诉自己:决不当祥林嫂!不能逢人就诉说自己悲苦,况且我和她也没什么深交。

有一次,周末我到学校拿东西,碰见她到学校提开水,就在门房和她聊了一会。我劝她,趁年轻,重新找个伴,一个人

苦咧咧的。她说,介绍的人不少,但都不靠谱,有的还想花她的工资,还不如就这样呢。妹妹和她情况差不多,都独身,因此两姊妹合住,一套房子出租,租金补贴日常开支。孩子在外打工,再过几年,50岁时拿退休工资,她就不干保洁员了,打算跟孩子一起生活。说起孩子,她似乎也有一肚子话,欲言又止。我后来断断续续知道,孩子和她也不贴心,尤其老大,后来没跟一起她生活,一年半载打不上一次电话。

去年冬天,她穿着一件短款白色羽绒服、高筒长靴子,蹲在地上擦拭办公楼门前的塑料门帘。我说:可惜你这漂亮衣服了,脏水渍溅上不好洗。她说:穿了好几年了,PU面料,好洗呢。她直起身子和我说话,我挨着她站着:你穿靴子,又高了不少,窈窕淑女,我要有你这身材才好!

她叹了口气,没吱声,蹲下来继续干活。

有一次,我见她在中山路孤零零走路,两只手紧攥着,脸色蜡黄。我问她,咋了?她说,胸闷、气促,市医院、附院看了,药吃了一堆,没有啥效果。我再问,有医保没有?她说,有呢。我劝她:实在不行,到西安或者北京看看,确诊了对症下药。她面有难色,大概没钱或者没人陪同吧。

我自己也一大堆破烦事,叹了口气,目送她蹒跚远去。

今年春季开学,来了一个新保洁员,才知道她不干了。再听到有关她的消息时,她投景观渠附近的荷花池了……

我有点佩服她,这一跳一了百了,烦恼、疾病全滚蛋,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……

但更多的是心疼和同情。毕竟老话说了:好死不如赖活着呀。

借用鲁迅《阿长与山海经》结尾的话:“仁厚黑暗的地母呵,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!”